

【理论探讨】

《本草纲目》“酱”释名及食疗作用辨疑^{*}

周路红,王 蓓

(山西中医药大学,太原 030619)

摘要: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博综典籍,穷究物理,历时27年三易其稿,以一己之力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考古证今,引用文献数量浩繁,不免会留下白璧微瑕。本文依据历代辞书和本草著作所载文献,辨析《本草纲目》“酱”引用文献中出现的失误以及存在的问题:首先对《本草纲目》引用辞书释词、引述本草文献著作说明“酱”的食疗作用中穿凿失真、虚设增字的情况加以辨析,其次根据现代酱类食品营养研究阐释《本草纲目》“酱”的食疗保健作用及其认识的局限。

关键词: 《本草纲目》; 酱; 释名; 食疗; 保健

中图分类号: R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18)09-1204-02

酱源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中有“醯醢以荐,或燔或炙”的诗句^[1]。酱在贵族的膳食中占有重要地位,《周礼》规定“凡王之馈,食用六谷……酱用百有二十饔”。^[2]酱作为日常食用的调味品,兼具食疗养生保健作用。《名医别录》下品卷第三“酱,味咸,酸,冷利。主除热,止烦满,杀百药、热汤及火毒”^[3],开始记载“酱”的食疗作用。此后《食疗本草》《日华子本草》《证类本草》《本草衍义》《本草蒙筌》等本草著作中也都收录了“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把“酱”列入“谷部”,与酒、醋同列。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分析,酱、酒和醋同属发酵食物,其营养丰富,能提高人体的自然免疫力,预防疾病,具有食疗保健作用。

1 《本草纲目》“酱”字辨析

李时珍《本草纲目》“酱”【释名】:“按刘熙《释名》云:酱,将也。能制食物之毒,如将之平暴恶也。”^[4]这个解释值得商榷。首先,《本草纲目》解释“酱”义的引文出现了失误。查阅刘熙《释名卷四·释饮食第十三》,未看到“酱”字及释义。在《释名卷四·释饮食第十三》“浆”字下有“将也,饮之寒温多少与体相将顺也”^[5]。其次,李时珍采用刘熙《释名》而没有采用《说文解字》“酱,醢也”的解释,说明李时珍认为能作为药用的“酱”不是用盐醋等调料腌制而成的肉酱,而是专指可以作为药用的食物“豆酱、面酱”。

按照《汉语大字典》的解释,“酱”作为名词,意思有三:一是用盐醋等调料腌制而成的肉酱。如《周礼·天官·膳夫》:“酱用百有二十饔。”《注》“酱,谓醢醢也。”即《说文解字》:“酱,醢也。从肉酉。”

《韵会》:“醢,肉酱也。”即用麦、面、豆等发酵制成的调味品。如《正字通》:“麦麴米豆皆可霉黄,加盐曝之成酱。”即将鱼、肉、蔬、果捣烂制成的糊状食品。如《枚乘·七发》:“熊蹯之臠,芍药之酱。”^[6]另据《康熙字典》的解释“酱,又豉酱。又菜茹亦谓之酱。”如《史记·西南夷传》:“南越食蒙蜀枸酱。”^[7]刘德云“枸树如桑,其椹长二三寸,味酢。取其实以为酱。”

《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五卷》收录了“酱”“榆仁酱”和“茺萁酱”^[4]。虽然都用到“酱”字,但其意思不同,其中“酱”指用麦、面、豆等发酵制成的调味品,而“榆仁酱”“茺萁酱”的“酱”义则是将蔬果捣烂制成的糊状食品。

2 《本草纲目》“酱”的食疗养生保健作用

中医素有药食同源的传统,周代宫廷设有食医(相当于现代营养师):“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2]食医通过调配膳食为帝王的养生保健服务,并将饮食与医学养生保健联系起来。现存最早的本草学著作《神农本草经》所载365味药物中,可以食用的有50余味。《素问·五常政大论》最早提出了食疗药膳的概念“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论述了药物疗法与食疗药膳的关系。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说“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8]食疗药膳既能防病治病又能养生保健,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有关食疗药膳的研究文献层出不穷。

2.1 《本草纲目》“酱”的食疗作用

“酱”作为日常饮食调味料,种类繁多。北朝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八第七十)“作酱法”一章中,专门论述各种酱的制法,有豆酱、麦酱、肉酱、鱼酱、虾酱、榆子酱等种类^[9]。尽管鱼、肉、

^{*}基金项目: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教改课题(晋教研函(2016)4号)——基于案例式实践教学《中医文献学》教学模式研究;山西中医药大学教改课题(2016119)——基于能力导向的《医古文》多元化课堂教学实践
作者简介:周路红(1965-),女,河南淮阳人,教授,医学学士,从事中医古籍文献整理及中医药文化研究。

蔬、果都可以制成酱,但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具有食疗作用的只有豆酱和面酱。“面酱有大麦、小麦、甜酱、麸酱之属,豆酱有大豆、小豆、豌豆及豆油之属。”^[4]《本草纲目》【发明】:“弘景曰:酱多以豆作,纯麦者少。入药当以豆酱,陈久者弥好也。又有肉酱、鱼酱,皆呼为醢,不入药用。诜曰:小麦酱杀药力,不如豆酱。又有獐、鹿、兔、雉及鲤鱼酱,皆不可久食也。”^[4]”

凡是药物都具有一定的性和味,四气五味代表着药物不同的功效和应用,是药物功用的重要标志。各种药物所具不同滋味与医疗作用之间存在若干规律性的联系,从性质上对药物的医疗作用规律进行了高度概括。基于药食同源的认知,食物也具有“四气五味”,因而可以入药使用。“酱”的气味“咸,冷利,无毒”,故能“除热,止烦满,杀百药及热汤火毒。杀一切鱼、肉、菜蔬、蕈毒,并治蛇、虫、蜂等毒”^[4]。咸味的药物具有能软、能下,有软坚散结、泻下通肠作用;寒凉性药物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热毒等作用,所以“酱”可以除热、止烦满。酱类食品营养成分研究表明,豆酱中含有许多生理活性物质^[10],其中乳酸菌具有降低血压、吸附有毒物质、免疫调节的作用^[11],为“酱能杀百药及热汤火毒,杀一切鱼、肉、菜蔬、蕈毒”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李时珍说“酱汁灌入下部,治大便不通;灌耳中,治飞蛾、虫蚁入耳;涂獬犬咬及汤火灼未成疮者,有效。又中砒毒,调水服即解。”^[4]民间有用酱治疗蚊虫叮咬、烫伤等病症的习惯,但是“酱”能解砒霜之毒的药理分析,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报道。

2.2 《本草纲目》“酱”的养生保健作用

根据史料的记载,酱在贵族的饮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论语·乡党》中有“不得其酱,不食”的记载。宋代药物学家寇宗奭在《本草衍义》运用中医药学理论阐释了此话的含义:“宗奭曰:圣人不得酱不食,意欲五味和,五脏悦而受之,此亦安乐之一端也。”^[4]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沿用这一观点并提出“不得酱不食,亦兼取其杀饮食百药之毒也”^[4],说明“酱”不但具有调和五味、滋养五脏的作用,还具有杀菌消毒的功效。《灵枢·五味》论述了五味对脏腑的补益作用“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说明酸苦甘辛咸分属肝心脾肺肾。《饮膳正要》说“调顺四时,节慎饮食,起居不妄,使以五味调和五脏。五脏和平则血气资荣,精神健爽,心志安定,诸邪自不能入,寒暑不能袭,人乃怡安。”^[12]现代酱类食品营养研究证实了“酱”的养生保健作用,乳酸菌是发酵大豆食品中重要的天然菌群,能抑制腐败微生物,某些具有益生作用的菌株,对人体具有一定的保健功能^[11]。甜面酱中包含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氨基酸在人体生命活动中

有重要作用,其中甜味氨基酸和芳香族氨基酸,在食品呈味方面也有一定贡献。甜面酱的鲜甜味与食物搭配,可以起到调和食物味道的作用^[13]。

2.3 食酱禁忌

“食物相反”是中医认为某些食物不宜同食,同食会对健康有害,导致疾病、中毒甚至死亡^[14]。《饮膳正要》说“若食气相恶则伤精,若食味不调则损形。”^[12]《本草纲目》在“相反诸药”中专门记录了相反的食物。李时珍引用孟诜和苏颂的观点指明“酱”的饮食禁忌:“诜曰:多食发小儿无辜,生痰动气。妊娠合雀肉食之,令儿面黑。颂曰:麦酱和鲤鱼食,生口疮。”^[4]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酱不宜多食,多食会出现小儿羸病、生痰动气;二是妊娠妇女不宜同时吃酱和雀肉,酱和鲤鱼也不能同吃。

据孟诜《食疗本草》卷下记载“酱:主火毒,杀百药。发小儿无辜(小儿羸病)。”^[15]李时珍在其后增加了“生痰动气”一句“妊娠合雀肉食之,令儿面黑”。出自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二十六》:“杨氏产乳:妊娠不得豆酱合雀肉食之,令儿面黑。”^[16]在苏颂《图经本草》中也没有看到“麦酱和鲤鱼食,生口疮”的相关记载;李时珍《本草纲目》鳞部第四十四卷“鲤鱼”,也只有“鲤鱼不可合犬肉及葵菜食”^[4],却没有“麦酱和鲤鱼食,生口疮”^[4]的记载^[4]。《本草纲目》引用的文献多达800多家,加之当时查阅文献极其不便,李时珍凭借一己之力编著如此一部鸿篇巨著,偶有失误也在所难免,总之瑕不掩瑜。

据最新研究报道,酱类食品的营养成分极其丰富,具有多种保健功能,如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磷脂、维生素、钙、磷、铁等微量元素,能够抗癌、溶解血栓、降血压、抗氧化、抗菌^[17]。随着人们饮食健康意识的增强,作为日常饮食调味料的酱类食品,其食疗养生保健作用会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食品。

参考文献:

- [1] 马瑞辰. 诗经传笺通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9:888.
- [2] 周礼注疏[M]. 郑玄注,贾公彦疏. 北京:中华书局,2009:129-131.
- [3] 陶弘景. 名医别录[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314.
- [4]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1551-1552.
- [5] 刘照. 释名疏证补[M]. 毕沅疏证,王先谦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8:73.
- [6] 汉语大字典[M]. 四川出版集团,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崇文书局,2010:1441.
- [7] 张玉书等. 康熙字典[M]. 上海:上海书店,1985:1434.
- [8] 孙思邈. 千金方[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570.
- [9] 贾思勰. 齐民要术(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22-25.
- [10] 唐筱扬,姜静,陶冬冰等. 东北传统发酵豆酱品质分析[J]. 食品科学,2017,38(2):121.
- [11] 梁恒宇,邓立康,林海龙. 传统发酵大豆食品中乳酸菌的分布、功能和应用[J]. 食品科学,2013,34(19):381.

(下转第1219页)

出血灶周围组织的缺血缺氧、组织水肿、氧化应激反应及各种炎症因子刺激、血流灌注改变等均可导致出血灶周围组织的继发性损伤,导致脑出血后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且临床研究^[17]证实,脑出血后脑组织内存在中性粒细胞及巨噬细胞浸润、小胶质细胞激活及炎症因子参与的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脑出血继发性损伤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调控炎症因子表达对抑制出血灶周围炎症反应至关重要。IL-10 是重要的炎症细胞因子抑制因子,在脑组织可通过抑制 TNF- α 、IL-1 等促炎因子的表达,并上调炎症细胞因子拮抗剂表达,抑制核因子- κ B (NF- κ B) 通路活化,发挥抗炎效应; TNF- α 是一种多效性促炎因子,其在触发炎症反应及神经损伤的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且研究^[18]报道,脑出血动物模型血肿内及血肿周围浸润性白细胞和活化的小胶质细胞会释放大量的 TNF- α 。王登科等^[19]研究报道,黄芪注射液可有效扩张血管,改善出血在周围微循环,清除氧自由基继而减轻出血灶周围脑组织炎症损伤;还可通过免疫调节调控炎症因子 IL-10 及 TNF- α 等炎症因子的表达。本研究结果显示,黄芪注射液可有效上调实验性脑出血大鼠出血灶周围脑组织抗炎因子 IL-10 表达及抑炎因子 TNF- α 表达,继而缓解炎症损伤,促进神经功能恢复。但也有研究^[20]显示,黄芪注射液可通过抑制出血灶周围脑组织细胞凋亡达到神经保护作用,因而有关其神经功能保护机制仍需进一步的系统研究。

综上,黄芪注射液可显著改善实验性脑出血大鼠神经功能,并可有效调节其出血灶周围脑组织炎症因子 IL-10 及 TNF- α 表达水平,发挥神经保护作用,但有关其神经保护的其他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宋大桥,曹校校,俞小芬,等.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脑出血的临床研究-中医中风病诊疗规范研究之二[J]. 世界中医药, 2015, 10(9): 1358-1362.
- [2] CHENG Y, XI G, HANG J, et al. Thrombin-Induced Cerebral Hemorrhage: Role of Protease-Activated Receptor-1 [J]. Translational Stroke Research, 2013, 5(4): 472-475.
- [3] 王振宇,叶伟,杨立庄,等. 针刺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情况的作用[J]. 中医药信息, 2014, 31(4): 142-143.
- [4] 孙丽华,吴北峰,吴文刚,等. 中药复方治疗急性期脑出血的临床观察[J]. 中医药学报, 2014, 42(1): 131-132.

- [5] 刘广辉,梁亮,赵剑,等. 黄芪注射液对大鼠脑出血灶周围细胞 Mn-SOD 和 Cyt-c 表达的影响[J].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 2014, 36(3): 256-259.
- [6] 帕克森诺斯. 大鼠脑立体定位图谱[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75-80.
- [7] YANG GY, BEST AL, CHENEVERT TL, et al. Experiment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in edema, blood flow, and blood-brain barrier permeability in rats [J]. Neurosurg, 1994, 81(1): 93-102.
- [8] 李敏,马静萍. 不同剂量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J].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 电子版, 2016, 10(6): 813-818.
- [9] 赵剑. 黄芪甲苷对大鼠脑出血后水通道蛋白 4 的表达及脑水肿的作用研究[D]. 银川: 宁夏医科大学, 2015.
- [10] 邹伟,于婷婷,王冬,等. 头针透穴法对脑出血大鼠脑组织中 β -catenin 表达影响的实验研究[J]. 中医药信息, 2014, 31(1): 76-79.
- [11] LI J M, ZHANG C. Value of serum OPN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hemorrhage for assessment of nerve function impairment [J]. Journal of Acute Disease, 2016, 5(3): 222-226.
- [1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9-10.
- [13] 邱芬芬,赵建军,吕志国,等. 脑出血的中医治疗研究[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3, 29(1): 166-167.
- [14] 夏明武,秦勇,许浩,等. 黄芪注射液对实验性脑出血大鼠神经功能的影响[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4, 34(16): 4567-4569.
- [15] 韩金利,刘广辉,刘海洋,等. 黄芪对大鼠脑出血灶周围神经 Caspase-3 表达的影响[J].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 2013, 35(5): 489-492.
- [16] LI W, SUN Y N, YAN X T, et al. Flavonoids from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and their inhibitory effects on LPS-stimulated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production in bone marrow-derived dendritic cells[J]. Archives of Pharmacal Research, 2014, 37(2): 186-192.
- [17] QURESHI A I, SURI M F, LING G S, et al. Absence of early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expression in experiment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J]. Neurosurgery, 2015, 49(2): 416-420.
- [18] TU E, LIU Q, TANG C, et al. Neuroprotective Effect of Atorvastatin Involves Suppression of TNF- α and Upregulation of IL-10 in a Rat Model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J]. Cell Biochemistry & Biophysics, 2013, 66(2): 337-346.
- [19] 王登科,谢浩平,戴新文,等. 黄芪注射液对脑出血后大鼠脑组织含水量及炎症介质 ICAM-1 的影响[J]. 青海医学院学报, 2014, 35(4): 247-250.
- [20] 马全瑞,孙金萍,马江波,等. 黄芪联合红花对脑出血大鼠出血灶周围神经细胞凋亡的影响[J]. 临床合理用药杂志, 2013, 6(34): 1-3.

收稿日期: 2018-02-17

(上接第 1205 页)

- [12] 忽思慧. 饮膳正要[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5: 9.
- [13] 黄明泉,张璟琳,王璐,等. 不同品牌甜面酱中氨基酸组成分析及营养价值评价[J]. 食品工业科技, 2014: 330-334.
- [14] 严泽,张聪,林殷,等. “食物相反”名实考[J]. 中医杂志, 2012, 53(21): 1881.

- [15] 孟诜. 食疗本草[M]. 张鼎, 编著.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4: 126.
- [16] 唐慎微.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497.
- [17] 唐传核,彭志英. 浅析大豆发酵食品的功能性成分[J]. 中国酿造, 2000(5): 8-10.

收稿日期: 2018-02-14